

布鲁斯爱登山,台湾三千米以上的高山有二百六十八座,够他爬的。他还爱咖啡,于是开始各种讲究,关于豆子、烘焙、水质,无所不挑,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水质了。

爬山时经常喝山里的泉水,他喝水的品行已经到了能体会出水中矿物质带给舌尖不同感觉的地步,于是他每周回台湾500CC的水回台北,用清泉煮咖啡,坦白说有点过度雅痞,不过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生活追求不就是某些小地方的自我满足与成就感?像大牌追求速度、小羽追求厨房,而我不也追求……能够打篮球真是说不出的幸福呀。

从十三岁打篮球,居然打了五十年,仍在持续之中,别人眼中是疯老头,但只要我拿着球走进球场,就有了大地清新、灵魂飞翔的幸福。当然,一旦成为球痴,养成不少讨人厌的习惯,要是公园的篮网破了,找里长;要是河滨公园的篮框歪了,打电话烦市政府。没有篮网与歪的篮框对打球者而言,是多么无法忍受的事,像牛肉面少了把香菜末。

因此我强迫自己接受布鲁斯的山泉理念,再说他又没叫我帮忙扛水,我挑剔个什么劲。

最近布鲁斯女友生

日,他送上前一天刚从高山扛回来的泉水,我想这对女人而言,可以是感激涕零的礼物,也可能被视为“精神病”的礼物。幸好他的女朋友属于感动类。

### 500CC的礼物

张国立

(如果我花十几个小时扛山泉回家送老婆?可以想见她会说:小气鬼,买个包也舍不得,宁可扛歪脊椎骨。)

由爱喝咖啡延展至水质,构成布鲁斯的生活态度:未必奢侈,绝对讲究。老许则把生活的一部分分朝圣化,听起来有点玄,得从他得子那天说起。儿子从小身体不是很好,夫妻俩向妈祖祈求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如今儿子已为他们添第二个孙子,老两口便开开心心还愿之旅。

平日经营游戏场,随百货公司,周一休假,他们画出路线,从台北出发,朝拜哪几座妈祖庙、途中吃哪家餐厅、顺便逛哪个风景区。已经两年,从未间断,每周二将旅程的照片贴上网,供各方赌他们半途而废的朋友失望。

我查了查,台湾小小地方竟然登记在案的妈祖庙有五百一十座,还不包括许多庙主祀者虽非妈祖,但也同庙奉祀,因此如果他们真要还愿,恐怕

至少得花一百个星期。以妈祖庙为中心,延伸出去的夫妻小旅行,构成老许的生活态度:以共同的目标,培养结婚数十年后的新相处模式。

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像我找老许打牌,他都因此而推辞,以前别说我找他,即使只凑到三个人,他也坚持:我们打三人麻将怎么样?

其实大多数老夫老妻不愿意出门,一是懒,二是怕麻烦。妈祖如何照料他的儿子健康成长,我不清楚,可我知道因为妈祖他们生活在固定的程序之中,找到可预期的乐趣。

期待星期一!(如果我对老婆说,每周一去参拜郑成功庙如何?保证她拒绝表示意见。可是如果说我每周发掘一家新的菜场,她一定高兴。不幸上菜市场得早起,想想算了吧,男人经常因提出馊主意而自误。)

认识一些年轻朋友,其中几个组织了美术馆计划,利用假期,探访全球各地的美术馆,而且只有美术馆。在罗马遇过一次,中午,我坐在一家餐馆内,忽然进来六名背大行李的小子。吃饭过程中他们交换早上去的美术馆心得,同时互相简报下午那家美术馆的基本资料。我听得玄了,忍不住



### 也谈“兰州牛肉面”的英译

应鸣

知晓这是“直译”或“音译”。兰州拉面门店在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笔者对兰州拉面曾一度“情有独钟”,过去在上班时,有段时间单位没有食堂,只能在外解决就餐问题。为此,笔者彼时早餐午餐都首选此餐,间或以河南拉面“换口味”。

目前上海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店招没有统一或固定的标识,常见的有“兰州牛肉面”、“伊兰牛肉面”、“清真面馆”等招牌,但以“兰州拉面”这一名称居多。笔者除赞同Lanzhou lamian之英译外,还极力倡导使用Lanzhou lamian with beef。个中的理由是Lanzhou(兰州)属地名,可音译,Lamian(拉面)是其特殊的手艺(应该申请“非遗”



保护,不知有无考虑),宜音译,with beef采取意译法较为贴切。喜好兰州拉面的食客都知道,一份拉面里的牛肉仅三到五片,难解“食肉之瘾”,但食客可另加一份牛肉或者羊肉之类(过去笔者午餐常常另加一份牛肉、卤蛋或煎蛋)。因此,笔者以为应强化和突出Lanzhou(兰州)和lamian(拉面),而《兰》文中的Lanzhou niurou mian这一译法将niurou(牛肉)置于mian之前予以突出并将其直译(音译),似乎值得进一步斟酌和推敲。以上纯属个人管见,献芹于此,只求聊备一格。虽是商榷,但笔者目的与作者相同,就是希望包括兰州拉面在内的诸多中国餐饮食品(土特产品)能够通过准确的英语表达(英译)早日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世界餐饮文化因中华美食而更加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搬椅子、搬盘子、搬酒瓶凑过去。蒙他们不嫌弃,我上了人生之中算是极为重要的一堂课,那叫唯有把握当下,方能造就未来。

理论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四十岁之后,人生必须切割许多部分给家庭、给事业、给一大堆乱七八糟说不出名堂的事情,何不四十岁前放纵自己一点,就拟定美术馆战略,而且以认真的态度参观每一家美术馆。他们相信,维持五六年以后,美术馆会流进他们的血液、进入他们的大脑,变成日后生活里的一大支柱。

试着替他们的生活架构出模式:以美术馆建立人生的后半段。

一如我,篮球是真理、生命与方向。喔,想跟我斗个牛?三大规则:我上篮不准挡,否则告你伤害;我投篮不准敲锅,告你不尊重资深公民;你上篮,我怎么拦怎么捶怎么拐,你都得认命,我保证四处宣扬你小子敬老尊贤。



当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的灯光全部亮起,演员们依次谢幕,观众们合着节奏鼓掌,一切都看来是一场完美的演出时,我一直提着的心才总算放下了。这是第一部公交人自编自演的舞台剧。这是一份礼物。

公交一直是个蛮特殊的地方,来了就走的很多,来了就走不脱的也很多。而留下来的就喜欢说自己是老公交。每次开座谈会就是听老公交们讲段子,工作上的、家里面的,林林总总,啰啰嗦嗦。听得多了反倒是品出点味道,就想,是不是可以排一部完全取材于公交故事的话剧,去留存一份专属于公交人的记忆?

这个念头从一开始冒出来就近乎野蛮地在脑海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整个剧本的采访大多靠职工座谈会,分条线、分年龄,一场又一场。剧本里的每一个包袱都需要很多个原始素材去提炼。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开放性的命题,“如何做一个好的售票员”、“超值的两元钱”、“老司机的秘籍”……都是公交一线职工真实的思考



到达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是个艳阳高照的上午。我们先

在市区浏览,总觉得那些老建筑虽然很有底蕴,但若与巴塞罗那、马德里相比并不占多少优势,倒是规模宏大的“瓦伦西亚艺术科学城”很有异军突起

的艺术冲击力,这个新式前卫的建筑群,是西班牙现代建筑史上的杰作,并且完美和谐地与老城建筑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城市实不简单。想想也是,在16世纪这里就已成为“瓦伦西亚画派中心”,极富艺术渊源和创造力。

傍晚,我们在郊区的一个小镇投宿。七点多了,夕阳仍然红火,照得街上的画廊、咖吧明暗斑驳,颇有情

### 涂鸦天地

李京南

调。无意中溜达到了野外,满目的涂鸦令我惊讶。这里的涂鸦不像瓦伦西亚市区街头的零零星星,不像国内大城市在废旧厂房、拆迁民屋上的涂画难成气候,也不像德国柏林墙上仅一长条的集中创作,它是在辽阔的郊野中特别开辟建有的涂鸦天地,一排又一排的墙面构建,有木材的也有玻璃的,陈列得一眼望不到边际。这些涂鸦作品画风各异,色彩艳丽,有远处的云天作背景,有附近的树木、小屋作陪衬,更有夕阳把画面照出许多亮点……

涂鸦并不少见,但如此大规模的涂鸦天地还是罕见。我想这一定成了瓦伦西亚城市艺术的组成元素,也注定成为我这次“艳遇”的难忘记忆。

摄影

我完全不认得“鲍师傅”,稀里糊涂就被“科普”了。那天下午副刊同僚茶聚聊业务,从汉口路散局出来,还没有走到地铁口,就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同僚气冲冲折返。

哪能啦?“鲍师傅”门口排了老长的队,起码150米。今朝买不成了。

啥人是“鲍师傅”?话一出口,我遭到来自5位名编的100多个白眼。

至于嘛,不就是个肉松小贝——俗称“肉松小贝”?他们悻悻地四散回家,我边纳闷边下地铁。忽然,就撞见这家不起眼的“鲍师傅”门店,和绕了两个弯,就快伸入人民广场的队伍。我立定,拿出“遇事往前挤”的劲头,在店门口打探,见两个大妈一手两袋“肉松小贝”,止不住上前问“真的好吃哦啦”,就被她们说不清是神秘、满意还是见怪不怪的眼光弹了回来。“从中朗十二点半排到现在,依讲好吃哦?反正我还没吃过。”

我禁不住好奇,想尝尝鲜。寻了半天队伍尾巴,问了最末一人,说已排了三个钟头队了。嘀咕一句:吃饱了撑的,我便打道回府。翌日,一到单位,美编小妹立刻安利了我一枚“鲍师傅”。你也知道“鲍师傅”?你白了我三眼,她说,吃过,觉得好,老公也觉得好。你尝尝——

一口下去,里面是烤得松紧适度,还算有弹性的薄薄两片蛋糕,夹了酱,外面肉松里有海苔,“咔嚓咔嚓”加绵软弹性,再加爆在嘴里的蛋黄酱。这口感,我,闭上了眼睛。

要排很长的队,你怎么买到的?加了20元给“黄牛”。啊,还有“黄牛”?你以为哪。

反正我是“蹭”的,吃到嘴里叫好。但是,如果叫我自己排几个钟头队,那这“小贝”加了时间成本、牢骚成本,估计就没那么好吃。从那天起,“鲍师傅”非但于我不再陌生,且一天天口口相传,终于红

透上海滩。奇怪的是,它就只开一家店,明显使出“饥饿营销”的招数。难怪,亲着同事们拎回来几个“小贝”者,就跟那第一批捧上“爱疯5”那样,眼神里写满了“稀缺”和“得意”。

这个“鲍师傅”,忽然在上海滩成了

北京副刊界的朋友在群里看下去——你们说啥?这小吃在咱们北京十几家门店,随到

随买,没人来疯呀。赶明儿有朋友到上海,我直接给你带,分秒秒的事儿!哦。可是我们这就一家,等了一个月,还是没见开过分号。

继续是热门事物,继续是话题中心,继续是前仆后继排队的食客、黄牛,还有吃到嘴里众说纷纭的“口感”。

上周,路过四川北路多伦路,斜对面忽现三层队伍。我认字啊,牌匾上是“鲍大师傅”四个大字。这“大师傅”尽管值得怀疑,但引发路人兴趣,排在后面的问排在前面的,有说“总归差不多咯”,有讲“总囊过人民广场排队”。上海口音阿姨爷叔充满尝鲜精神,新上海人和旅游路

过者也是兴致勃勃。少了这一口“小贝”是要紧的,大概意味着不上趟儿——谁,都不愿意被那些写满了“稀缺”“你OUT了”的眼神和口气给落下吧?

买下两大盒,给我八十老母和尚在念书的儿子。也就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反应,没听说过,没特别想吃,没吃出特别,也没多吃一个……我刚进家门时的兴奋劲儿没了,颇有点失望。拿起一只咬一口,嘴里果然没了那神奇的味道。

路过面包店,隔着玻璃橱窗,我习惯于搜寻货架上有没有肉松小贝的身影。昨天得知被山寨的“鲍师傅”嚷嚷着要用法律手段打假,眼一看商场战又要冒烟。不过,排队的人们依旧乐此不疲。手机上出现有人用行李箱从北京装满“鲍师傅”运回来的画面。

这是生生不息的小吃界潮流,这是不甘于被甩出热门生活圈的人心,这是热捧混搭、追求稀缺的圈子,这是一个生猛热烈的时代。

### 公交,最美的风景是人

施政

和困惑。我们不要传统的、催泪式的演出,生活应该是乐观的。都说公交是365天全年无休三班倒的辛苦行业,可我们也想让大家都知道,越是辛苦的地方就越能锻炼出一群喜欢幽生活一默的、可爱的人。

跟编剧老师一起磨了足足有大半年的时间,写出来的剧本还要拿到各种座谈会上让员工去讨论。起初大家都不太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搞清楚以后大家就开始踊跃地挑毛病,那些行内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各种内幕吐槽给了这部剧鲜活起来的底色。生活果然比戏剧更戏剧,比文艺更文艺,这时候连我都开始好奇,这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剧?

更让我惊喜的就是那些海选出来的演员。9个演员完全都是公交最普通的职工,两个驾驶员,一个机修工,一个物供采购,一个后勤总务,一个团委书记,三个科员。从去年12月11日开始彩排到今天

3月21日正式演出,整整一百天的时间里每周两次的高强度都是在工余时间完成。剧本部分完成后其实我能做的已经很少了,但我还是喜欢一有空就跑去跟他们彩排,看他们缠着导演老师给自己各种加戏。老实说他们加进去的好多喂我其实并不明白,可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才是重要的。那么辛苦排练却依然能坚持着,还坚持得挺开心,这让我觉得真像我们公交人。他们在演出结束的时候跟我说,这辈子能在东方艺术中心主演一整部完整的剧,感觉真的值了。而我想说,看着他们近乎专业的演出,看到表演时观众的大笑、微笑、含着眼泪的笑……我也很值。我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就是想要在公交第二轮改革接近十年的时候,为公交也为自己,留下一段以平视的眼光来记录的历史。公交在上海已经诞生了一百多年,在这个行业负担最沉重的现在,公交依然有毅力凝聚自己的每一位职工,不抛弃、不放弃。谨以此剧献给所有公交人,是你们让大家对历史的公交充满信心。公交,最美的风景是人。《公交一家人》,一起在路上。

